

[日] 小池真理子 著

Koike Maliko

狂月

文化藝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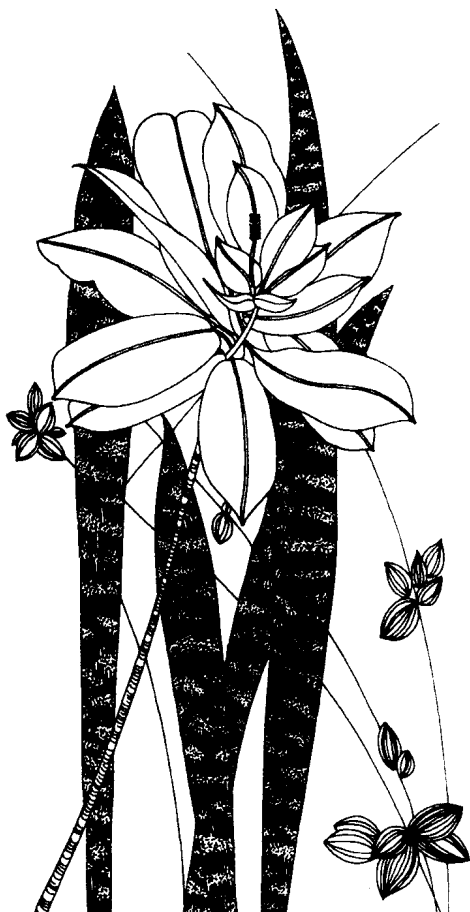
小池 文集

狂 月

[日] 小池真理子 著

Koike Maliko

冯 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月/(日)小池真理子著;冯芳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0

(小池文集)

ISBN 7-5039-2112-9

I. 狂… II. ①小…②冯…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87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1—2130

TSUKI - GURUI by Mariko Koike

Copyright(c) 2000 by Mariko Koik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riko Koik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小池文集

狂月

著 者 [日]小池真理子

译 者 冯 芳

责任编辑 刘宝华

封面设计 一点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55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12-9/I·944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1

我看了看表,时针指向下午3点10分。

这个时候他还不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工作关系,他每次总要晚一点儿出现。迟到10分钟8分钟的,那根本算不上迟到。我一边在心里安慰着自己,一边眼望着窗外,端起咖啡杯送到嘴边。

我原本对等人这种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感,尤其等他更是我的一大乐趣。

只要他一出现,那让我一直感到无比激动的等待时刻即告结束,接着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将开始。二人时刻一经开始,时间就会像沙钟里无情的沙子一样流淌,最后满脑子都会被时间流失而侵占,无法遏制地数算着,只剩两小时了、只剩一小时了……

在等待的时刻里总让人感到手表的时针前进迟缓,因此,对于我来说,与他相见的那段时间还不如等待他的那一刻更让我感到心绪宁静。我爱那不在我面前的他,胜过爱那面对面的他。

这里是位于横滨新大陆饭店一层的那间恬静的咖啡馆。透过围绕着美丽的窗棂的落地窗,可以远眺整齐的银杏树街以及山下公园。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山下公园对面的广阔的大海。

刚刚还是夏日里灼热的四射阳光,但现在好像被突然涌起的乌云遮住了,只是热度未减。外边蝉儿不停的鸣叫透过来来往往的汽车马达声,微微传入耳际。





可能是因为暑假还没结束的缘故吧，公园里有很多正在散步的父母和孩子以及情侣们，显得很热闹。浮在海面上的“冰川号”那白色的船体在公园里的绿色辉映下看上去更加漂亮。

几辆旅游大巴沿着公园边的海滨大道驶过，其中的一辆正好停在饭店门口，从车上陆续走下来一大批游客，好像是从外地到横滨的只有女游客的旅游团。

这些客人看上去好像都已经年过50了吧，或许跟我一样，马上就快要到50岁了。

大家像是早已商量好了似的，肩上都斜背着一个较大的皮包，头上都戴着白色的太阳帽，身上都穿着腰身宽松的裙裤。所有的人都在闹哄哄地不停地说着、笑着，连旅行社的年轻导游挥舞小旗招呼大家集合都费了半天劲。

我心里想，这些女人是不是已经都不再谈恋爱了呢？她们结婚、跟丈夫做爱、生孩子、不断地劳作，现在已经接近50岁，或者已经过了50岁，就不再想谈恋爱了。她们是不是已经这样决定了呢？

我在人群里找出那位相貌最出众的，进一步展开想象的翅膀。虽然大家的发型、服装都差不多，但只有她稍稍有些与众不同，她身上散发着一种高雅的气质。她的表情中有一种很具魅力的阴影，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有些显得与周围的人不合群，没有聊天的伙伴，多少有些落寞的感觉。

长至肩膀的半长不短的头发烫着卷，看上去显得很热。我想象着，如果把这个人带到美容院去剪成短发会是什么样子呢？把她的白头发染一染，再来一点色彩鲜艳的彩染，好好化化妆，然后再给她穿上设计得更城市化一些的服装的话……

把他放在这个被打扮好了的女人身边试试看。他

会想拥抱她吗？会迷恋她吗？会因为迷恋她而近乎疯狂吗？会像我现在这样无以自制，甚至几乎快要破坏了两人各自的家庭，为此才无可奈何地提出一年不见面，可即使这样却还是会不断地想他，想要去见他吗？

……想来想去还是没有答案。恋爱是具有魔力的，突然袭来，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了。谁也无法预测未来，即使是能够理性地进行规划，可实际上也是难以按照规划来实施的。

我的母亲就曾经为那不被认可的恋情而承受折磨，并由此引发了精神疾患，最后终于因不治而自杀身亡。在当时居住的位于东京都大田区家中的后院库房里，是我最先发现母亲孤零零地悬梁自尽的。

吊在那里的母亲模样很丑陋。看上去孤独异常，她似乎是有意以这种形式将其孤独一古脑地展示给任何看到她的人。这一点诱发出我内心强烈的憎恶与愤恨。

但是，我真正憎恨母亲也只有在那一刻。父亲顾及社会影响，连守夜和告别仪式都免而不办，只是由至近的亲朋匆匆忙忙地举行密葬了事。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事后他马上拆除了后院的库房，而且在库房的旧址上盖了一个狗屋，养起了一只高丽犬。看起来那只小狗原本就疾病缠身，还没等把狗屋捂热，就一命呜呼了。父亲请人将小狗的遗体带走处理，紧接着又拆除了刚刚建好的狗屋，然后就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亲眼目睹父亲的这一系列做法，不知不觉间我心中对母亲的憎恶之情反倒渐渐淡漠了。憎恶逐渐被深深的悲痛所取代，当这种悲痛也逐渐淡漠的时候，最后留在我内心深处的就只有一个谜，它就像已经风化了的干燥的小石子一样耿耿于怀。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中时刻都伴随着对母亲所犯下的过错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母亲的问题,母亲生前对我说过的话,时时会像亡灵般随时随地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之中。母亲的行为是对还是错?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含义?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会随着我自己精神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从未得出过完整而清晰的结论。

我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潜意识,那就是恋情与死相连,就像母亲那样。恋情就像是走到最后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那具孤独而丑陋的悬梁尸身。同时,还有一种潜意识,那就是不与死亡相连的恋情就不是真正的恋情。

我结婚以后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恋情,甚至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人动过心。可能是由于母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自己在不自觉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吧。正如同长期说谎,就会感觉谎言变真了一样,我自以为一直压抑着的这种状态就是我自身的自然状态了吧。

就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我与那些从旅游车上走下来的妇女别无两样。直到两年前与他相遇,我自己从未想到过自己还会陷入感情的漩涡之中。实际上,我完全没想到,恋情会进入我的生活范畴。为恋情而烦恼,一方面痛苦不堪,但同时又感觉到更加强烈的喜悦,使人忘我直前……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是我没想到过的事情。

“恋情犹如疯狂。”母亲生前情绪好的时候常像口头禅一样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对此我也有同感。恋情犹如疯狂,或者说就是疯狂。

窗外的风景忽然开始变得黯然失色,云层在加厚,将夏日里的骄阳遮盖住,远处响起隆隆的雷声。

身边走过的两名女游客惊呼道：“哎呀，雷阵雨！”话音未落，外面的路面就已经被雨水打湿，黑黝黝的。令人惶恐的豆大的雨滴劈头盖脸砸了下来。

刚刚进来的团体游客被安排好下榻事宜后已四散而去。似乎是下班的交通高峰的提前出现，外面的街上已形成了缓慢行驶的车龙。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3点半刚过。

直到一年前，这里曾经是我们喜欢选作用来见面的场所。这里离他的事务所很近，对于从东京赶来的我而言也比较方便。

在这里不会见到熟人。即使偶然撞上了，在这里也不像在酒吧或隐秘的高级餐馆，还可以暂时装成谈工作的样子，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就算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大饭店的咖啡厅里会面，也不是谁都会联想到男女之间的艳事。

我想起了这样的一幕。

“在我们相互都还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见面不也是在大饭店的咖啡厅里吗？”

本来这不算上什么太有趣的新发现，但当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时，还是睁大眼睛，兴奋地附和道：“就是啊！你说的没错！”

一年了，我在心里再次默念着。是我提出一年内不要见面、也不要联系的，是我提出到一年后的8月25日为止，我们双方都保持沉默，谁都不要以任何形式联系，各自的手机自不在话下，包括不往单位或家里打电话、寄信或明信片。

对我的提议，最初他坚决表示反对，他的表情显得很气愤和不解。“我不能做这种保证，这也太孩子气了。我不知道你这算什么玩法，我们都已经年纪不小





了，我可不想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游戏。我感觉无论如何有必要暂时离开他，有必要设置这一年的空白。

我明白，如果不跟他见面，我肯定会因为过于思念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日常生活。同时也能够想象得出，我将要经受切肤之痛，以至于无法工作。但至少在那一刻，我的精神状态要求我做出这种决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它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也许已经重蹈母亲的覆辙了。说不定我会在与丈夫共同生活的那所位于世田谷的旧房子里，随意找个到处可见的房梁，拴条绳子，然后在黎明时分独自悬梁而终，将自己丑陋的尸身暴露于世了。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母亲的血脉。就是那位性情温柔、宁静的母亲，从来没有忤逆过父亲的决定，只是默默生息，连笑都很拘谨的母亲，当她投入到深爱着的男人的怀抱中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如同怒涛般的烈性，也存在于我的自身。想要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却又无法做到，为此而苦恼万分的母亲的血脉，也在我的身体里流动不息。

母亲是恋爱着的女人，同时也是苦恼着的女人。如果可以只取其一还好，可是母亲却二者兼而有之，无法自拔，最后疯狂而死。

母亲去世的那个晚上，天空中高悬着一轮硕大的明月，那是一轮泛着不吉利的黄颜色的、圆圆的明月。

当儿时的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和那个男人不同寻常的身影时，母亲也是全身笼罩在从窗外射入的惨白的月色之中。

“沐浴月光人发狂……”这月光现在也笼罩住了我。确实如此，是月光把他和我拉到了一起。仔细琢

磨,也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如同秋日里的黄昏,周围一片昏暗。起风了,银杏树的枝条剧烈摇摆,被风吹到窗上的雨滴砸在擦得干干净净的窗玻璃上,摔得粉碎,顺势流淌。

不知何时,公园里已经人影全无。没有带伞的人们将手帕盖在头上,沿着人行道匆匆跑过。雷鸣阵阵,闪电划过海面。

我又看了看手表,3点50分。

从藤编的手提包中取出偷偷放在里面的手机,确认了手机的电源已经打开。服务生走过来把放在桌上的杯子里添满了水,这是位一年前不曾见过的年轻小伙子。

我对这位身材消瘦、脸颊明显留有青春痘痕迹的服务生说了声:“谢谢。”然后将目光转向窗外,暗暗地抑制着心中渐生的不安,专心想他。想着和他相遇的前后经过,想着初次见面、初次与他交谈时的情形,想着从那时起发生的种种故事……不进行验证,也不进行分析,只是任时光流逝,任思绪驰骋。

他没有出现……



2

我工作的单位是一家叫做梓友书林的出版社，位于涩谷区松涛。经营者是位姓蜂谷的男士，由他本人兼任总编，编辑部里除了我还有三位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两个人负责营销，一个人负责广告宣传，两个人负责财务后勤。就在这栋租用的二层办公小楼的小型出版社里，两年前的夏天，我为一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忙碌不已。

收集远至大正时期近至现代作家的唯美派短篇幻想小说佳作，将其编为一本，这一策划正式提出是在前一年的年末。美学、幻想文学、神秘学……无论是小说、评论、美术书籍，对于以此类书籍为中心从事出版的梓友书林来说，这样的策划可以称之为驾轻就熟，极其普通。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准备就绪，很快就与通晓幻想文学的著名作家畑田启一郎商定，由他出面做这本书的编著者。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畑田答应接手编著工作之后不久，他就得了不明原因的胸部疾患，几次反复地进出医院。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期盼，也得不到他筛选作品的结果。对方生病，情有可原，我在心里不断地这样安慰着自己。但是作为分担这本文集出版工作的负责人，我还是频频地到医院去探访他的病情，同时也反复与他商量着甄选收录作品的问题。

可是，身体状况欠佳的畑田似乎完全丧失了工作



热情,无论你说什么,他都显得心不在焉,甚至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好像在说:你别再罗嗦了,还是快点儿从这里消失吧,让我清静清静吧。以至于最后他决断地说出“甄选作品这件事就都交给你全权处理了”这种话。

对于一介小编辑来说,能够获得为这本文集收集作品的选择权,无疑是件很值得荣耀的事情,但说实话,我内心对此却感到有些厌烦。

28岁的时候得知梓友书林招募编辑的消息,就去应征。经过面试和简单的笔试之后,接到了录用通知书,从那以后我已经做了近20年的编辑工作,作为我本身已经对编辑工作渐渐失去了兴趣。

过去,我曾经只负责编辑自己喜欢的作家所写的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如同发烧友一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为只接触自己喜欢的作家和自己喜欢的作品,人也就变得极其顽固不化,拒绝接受周围的批评意见,如果不能按自己的节奏运作就不依不饶。任何琐事都一定要亲自处理,拒绝他人插手帮忙。为此,与同事的协作关系极其不协调,给出版社添了不少麻烦。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厌恶自己的这种工作态度,所以反过来我开始彻底回避与自己喜欢的作家、喜欢的作品相关的工作。如果想接触自己喜欢的作家所写的作品,那么将其放到私生活中去欣赏即可。

像这样能够划清公私界限对待工作已经很久了。现在再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嗜好编辑你喜欢的作品”,我倒反而不知所措了,迫不得已接下来之后还多次深感懊悔。

时至今日我还会常常暗自思忖,如果那个时候不接手文集的责编工作又会是何种局面呢?又比如哪怕





还是负责这项工作，而作家畑田启一郎没有病倒，而是按当初商定的那样负责编著工作的话，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即使畑田启一郎身体状况很好，那么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选中葛城瑞穗的作品《狂月》。对唯美派小说了如指掌的畑田启一郎不可能没读过《狂月》，但即使如此，也难保他会选中这一篇。如果有更适合收录的作品，或者有更便于他写出版说明的作品的話，《狂月》也许就会被排除在外。

葛城瑞穗是一位已故作家。如果一经决定收录他的作品，就必须得到著作权继承人的认可。但是，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的葛城瑞穗的著作权由谁继承，在这个阶段还不得而知。如果畑田不选《狂月》的话，作为责任编辑，我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找葛城瑞穗著作权的继承人了。

实际上，关于葛城瑞穗这位作家，除了知道他出生于明治四十一年之外，其它的情况一概不详。只是作为作家，他过去并未活跃在文坛中央，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的主要文学杂志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他留下来的只有一本名为《深夜贵族》的短篇小说集。

《深夜贵族》的出版商是“愉乐社”这样一家从未听说过的出版社，以出版幻想小说勉强维持生计的愉乐社确曾存在过，但已经在40多年前就倒闭了，想通过出版商寻找葛城瑞穗的足迹是不可能的。

现在如果到经营旧书、古籍的书店里仔细寻找，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能发现《深夜贵族》这本书。即使如此，如果不是特别的好事之徒，或者是幻想小说的发烧友，恐怕也不会有人记得葛城瑞穗这位作家的名字了。

《深夜贵族》中也只编入了五篇短篇小说,鉴于没有其它作品集出版,恐怕葛城瑞穗的这一辈子也只留下这本短篇小说集。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我曾经在著名的文学杂志的幻想小说特辑中看到过一次葛城瑞穗的名字。特辑中没有做作品内容方面的介绍,只是在众多知名度极高的作家名单的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加上了一笔。虽然如此,得知葛城瑞穗在幻想小说特辑中还没有被忘记,我还是感到很高兴。

我不是在别处,而正是在我工作的梓友书林充满潮霉味的地下书库里,发现了这本《深夜贵族》。那还是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大概也就是30岁左右的时候吧。

当时对于我而言,这是一本不知名的作家、从未听说过的作品,后面版权页上印着“昭和二十八年”的出版日期。

这本书的装帧,再往好了说也算不上什么引人注目。只是在廉价的发白的书皮上竖着印上了书名和作者姓名,实在很不起眼。但是当我信手翻阅的时候,很快引起我兴趣的就是其中的《狂月》这一篇的标题。

本来只准备稍作浏览,可一经读起来却感到非常令人陶醉,无法脱身。一直站在那里看完一遍,仍觉得意犹未尽,不舍得将它放回原处。结果那天我到底还是把《深夜贵族》借出来带回了家。回家以后,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一边叹息一边沉醉其中,最初阅读时所受到的震撼久久挥之不去。

《狂月》中伫立于惨白月光下的男女形象开始与年轻时我对母亲的印象产生重叠,应该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最初我还一直纳闷,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所写的故事如此吸引了我。





这篇作品作为短篇小说稍显有些冗长。以400字稿纸计算,应该有70页左右。我边读边在心里暗自描绘着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美感,反复琢磨。在那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狂月》成为我狂热迷恋的对象。

虽说如此,当时对于一个刚刚30来岁,又是每天生活在书海里的人来说,还不至于只将一部短篇小说视若圣经,始终不渝地爱不释手。当几位喜爱的作家、几篇喜爱的作品出现在面前时,对于《狂月》的狂热也就逐渐降温,有段时间我甚至把葛城瑞穗忘到了脑后。

如果我不去负责那本文集的实质上的编著工作,那么我也许根本就不会想起那篇早已不再翻看的《深夜贵族》。如果是那样的话,把一切编辑筛选工作都交由我负责的畑田应该不会提出无论如何要将《狂月》收录其中,那么我也就不必找出葛城瑞穗著作权的继承人,因此我也就根本不会与他相遇……

简单说来就是这么回事。

准备收录在文集里的预选作品确定下来之后,我带着作品清单拜访住在医院里的畑田,那应该是在两年前的7月上旬。

当我赶到位于东京港区那家大型综合医院的那间高级病房的时候,畑田正悠闲地坐在会客用的沙发上,与报社文学艺术部的记者谈笑风生,那位记者我曾经在文学界的聚会上见过几次面。

我想我还是改天再来为好,但当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畑田把我叫住了。他看上去脸色相当好,情绪也不错,于是我松了一口气,再次走进病房。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递给他的作品清单后,粗声大气地说:“不错嘛。这些都是我的偏好,你还是很有眼光嘛。”

“实在不好意思。”

畑田随手将作品清单递给那位坐在扶手椅里的文学艺术部记者，说道：“怎么样？这种结构还不错吧？”

记者很有礼貌地点点头，用手把戴着的金边眼睛稍稍推开一点儿，开始审读起清单来。

他看上去也就是30出头的样子，还相当年轻，和畑田坐在一起就如同父子。

他将我选出来的作家和作品清单一一读来，一会儿表示惊讶，一会儿表示赞许地点点头。我有些怀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读过这些作品，但我还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听着他的评价。

葛城瑞穗的名字列在清单的最后边，他看到这里时不断地眨着眼睛，摇起头来。

“葛城瑞穗？《狂月》？”

“你不知道吗？这可是很好的作品。当然，收录这篇小说的短篇集早就绝版了，现在好像已经很难看到了。”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作家。我实在是太不学无术了，不好意思。”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于葛城瑞穗，谁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如何，知道他的人是比较少的。他的作品风格简直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幻想唯美主义，因此好像并没有受到大众的欢迎，作品是留下来了，但他本人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您是说他已经作古了？”

“早就去世了。应该是在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年吧？对，肯定就是在那一年。我还记得，就在日本全国都陷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喧闹中的时候，听喜欢文学的朋友提到过葛城瑞穗去世的消息，但他是





怎么说起他如何得到这一信息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情不自禁的探着身子插嘴道：“原来是这样啊。”我虽然知道葛城瑞穗已经去世了，但却不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我感觉好像揭开了一个小小的谜。

“不过，没想到片冈君也能选出葛城瑞穗来，我真佩服你。”畑田对我笑了笑，又说：“我真没想到《狂月》会入选。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梓友书林我的责任编辑，片冈君。他是东都报社文学艺术部的江川君。”

我和江川互相交换了名片，简单寒暄了几句，说起有时在聚会上也能见到您之类的话。

畑田对我说：“如果把葛城瑞穗选进来的话，还要解决著作权的问题，说不定还会有些麻烦。”

“会有麻烦吗？”

“他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嗯，差不多该有 90 岁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著作权也许就由他的儿女或者孙子继承了。他去世时是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年……也就是 1964 年，这样算起来，他死后还没有超过 50 年，著作权还具有法律效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早就去世了的无名作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进行转载，但我不太喜欢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还是应该尽量寻找继承人，在这一点上，我可不希望出版商有丝毫懈怠。”

“确实，出版无名的已故作家的作品时，往往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擅自刊登。”江川继续说道：“但有时好像也会有这种情况，拼命去寻找过，但仍然找不到继承人。”

“我知道。不是常常有这种情况吗？在印制好的书的最后加上‘对读者的请求’，写上一段话，比如关